

书法名家·元代

康里巽巽

可相而心也特者之
 張而廣也由是則固當
 我則地峻將示其固而
 新地也則卷之衡然
 其智臨尔而不主不任
 其若之是城良據今
 其或略之貨利思而不
 能據也表其希量厚而
 不能支也棟樑屋壞則
 四此亦罪也可乎哉可
 乎哉乎謂據人之道
 義於相故也而將之
 據人者大之實也直
 面勢者之得之於料
 匠云而也者楊氏潛
 其名

康里巎巎

任卿侍郎書

至順二年冬十月

之廿六也

书艺珍品赏析系列

10个书法概念暨50位书法名家

第一辑·书法概念

- 书法简史
- 书体介绍
- 书写的技法
- 书写的工具
- 如何欣赏书法

第二辑·书法名家

- 王羲之(东晋)
- 王献之及王氏一门(东晋)
- 欧阳询·虞世南(唐代)
- 褚遂良(唐代)
- 孙过庭(唐代)

第三辑·书法名家

- 李邕(唐代)
- 颜真卿(唐代)
- 张旭·怀素(唐代)
- 李阳冰(唐代)
- 柳公权(唐代)

第四辑·书法名家

- 杨凝式(五代)
- 蔡襄(北宋)
- 苏轼(北宋)
- 黄庭坚(北宋)
- 米芾(北宋)

第五辑·书法名家

- 赵佶(宋徽宗)(北宋)
- 陆游·范成大(南宋)
- 张即之(南宋)
- 赵孟頫(元代)
- 鲜于枢(元代)

第六辑·书法名家

- 康里巎巎(元代)
- 杨维禎(元代)
- 宋克·沈度·沈粲(明代)
- 沈周(明代)
- 祝允明(明代)

第七辑·书法名家

- 文徵明(明代)
- 陈淳(明代)
- 王宠(明代)
- 徐渭(明代)
- 董其昌(明代)

第八辑·书法名家

- 张瑞图(明代)
- 黄道周(明代)
- 倪元璐(明代)
- 王铎(清代)
- 傅山(清代)

第九辑·书法名家

- 金农(清代)
- 郑燮(清代)
- 刘墉(清代)
- 钱沅(清代)
- 邓石如(清代)

第十辑·书法名家

- 伊秉绶(清代)
- 何绍基(清代)
- 赵之谦(清代)
- 吴昌硕(清代)
- 齐白石(民国)

第十一辑·书法名家

- 于右任(民国)
- 李叔同(民国)
- 溥心畲(民国)
- 曹秋圃(民国)
- 台静农(民国)

第十二辑·书法概念

- 碑帖艺术
- 书法空间艺术
- 书法美术馆巡礼
- 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 书法与生活

● 已出版

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性

凡有文字就有书法，唯有中国的汉字，既优美又富变化，它结合了中国特有的毛笔、文人文化、水墨画、黑墨和纸张等因素，便造就了世界上最独特的艺术类型。变化丰富的书体、品类极多的毛笔，扩展了表现性的“广度”；柔毫的驾驭，增加了技术上的“难度”与“高度”。中国墨的发明既使书法墨迹持久不变，水溶性的特质以及与中国画使用相同的工具与纸张，加上红色的篆刻艺术，又使书法具有等同于绘画的特质。书法唯一不同于绘画的是：书家必定是知识阶层的精英。因为书法与文字是不能分离的，这固然有其世俗实用功能的一面，但是文字的功能与意蕴是无限的，有其深层的精神内涵，书法的境界由此无限延伸，因而又增加了“深度”。故悬有书法作品的场所，每每洋溢出绘画作品所无的书卷气！

中国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是世界绘画中特有的品类，其实是书法艺术的延伸。因为所有的文人画家，都是先习书再弄笔作画，而习书必从临摹入手。临摹是训练手、眼对形体的掌握与表现能力，等同于习西画必定从练素描入手，所以“临书”是中国文人画家的“素描”训练。而所谓“画家书法”，则是将其绘画上的造型与章法训练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的一种艺术表现。

书法也是与言笑、歌唱具有同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古人说“书为心画”，或说“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情”！它还可以跨越时空，不论是千里外的故人、千年前的古人，还是羲之、真卿，或是山谷、东坡，当吾见其书，如见其人，如同会面。真是何其欣幸！又是何等奇妙！

书法艺术也是最接近音乐的造型艺术，它有韵律、有节奏、有情绪、有时间的流动性。当吾人欣赏一件书法作品（不论是长卷或立轴）时，随着第一字的点画展开，可毫无阻碍地重现画家的创作过程，正如聆听一段音乐，可以从第一个音符的流泻节奏开始感受其韵律和情绪的波动，直到作品最后一字的最后一笔。但是欣赏一件书法（特别是立轴或册页），也可以将全幅创作过程凝结成一个整体的点、线和字间的布白结构，一眼之下，全幅摄入眼底，将其等同于绘画一般来欣赏。因此，一件至高的书法作品，也可以说是同时具有音乐性的、文学性的、书卷气的、书写性的绘画作品。

这套《书艺珍品赏析》系列，图文并茂，小中见大，便于查阅，从此入门，得其梗概。

中国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

书艺珍品 赏析 第六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艺珍品赏析. 第六辑 / 洪文庆 主编.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56-2833-6

I. 书... II. 洪... III. 汉字—书法—鉴赏—中国 IV.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432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版权登记号: 18-2007-115

书艺珍品赏析 第六辑

康里巎巎

主 编: 洪文庆

著 者: 张佳杰

责任编辑: 李 坚

责任校对: 李奇志

装帧设计: 海 玉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2833-6

定 价: 75.00元(共5册)

目 录

康里巎巎(1205-1345)	1
《与彦中郎中札》	4
《致彦中尺牍》	6
《行草书柳宗元梓人传》	8
《奉记帖》	12
《草书述张旭笔法记》	14
《草书临十七帖》	16
《草书谿龙说》	18
《草书诗书》	20
《清河郡张公神道碑》	26
《诸色人匠都总管府达鲁花赤竹君之碑》	28
从康里子山谈元代北方的艺文活动	30
康里子山和他的时代	31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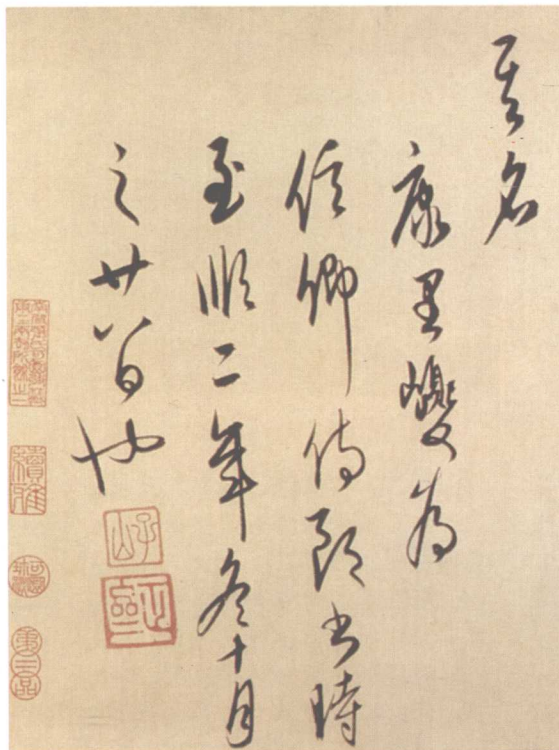
康里巉巉 (1295~1345)

在中国的传统中，“正统”是一个深植于人心的观念，因而，无论在艺术上，在政治上，儒家的士人意识对于“披发左衽”的外族，总是有难以言喻的格格不入之感。而具有庞大人口以及在悠久的历史意识下所形成的中国士人所拥有的心灵资产，却不像疆土或政权那样可以任意掠夺的。因而，甚至连米芾，三代仕宋，都还要收起他突厥来的封姓“米”，而以楚国人的古名“芈”自称，以保持汉族的尊严而不被歧视。

毫无疑问的，元代，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外来民族与汉民族之间，接纳与对立不断出现冲突矛盾的时代。

关于康里巉巉这个人及其家庭背景，恐怕得先从“康里”这个姓谈起，康里是古代高车国的地名，住在这里的部族，以善制高大的车类闻名。一直到了蒙古帝国的初期，这个地区才被称为“康里”，入元之后，康里族属于色目人的阶层，是介于统治者蒙古人与被统治者汉人之间的一个政治族群；原是一个以征战为主的部族。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蒙元帝国将辖区内的人民分四个阶层，分别是统治阶层的蒙古人、色目人（塞外的其它少数民族之统称，如辽、金、夏之人民，属大元帝国的第二等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南人（原南宋辖区内的人民，地位最为低下）。

据卢慧纹教授考证，康里部族入元大约是在成吉思汗时期，于哲别与速不台讨伐钦察时，被哲别所



康里巉巉《行草书柳宗元梓人传》卷尾之落款

康里巉巉，字子山，属色目人。由于祖父与元世祖忽必烈的“伴当”关系，康里子山自幼便“袭宿卫”，出入禁宫，历任承直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官职，期间较重要的是担任元文宗的帝师，影响皇帝对艺文方面的重视。其书法粗犷劲爽，以犀利而迅捷的运笔，重新创造了章草的新风貌，于元代书坛另立一帜。晚年时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一年后被召回京，却在途中感染热疾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攻散、归纳。康里巉巉的祖父燕真和兄弟们在此时被掳，那时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妻子——也就是忽必烈的母亲——怜他孤幼，因而收纳抚养，并遣侍于忽必烈的宅邸里供差。康里巉巉的祖父因而进入了蒙古世族中最尊崇崇高的一个圈子。

忽必烈与燕真年纪相仿，成为一起打天下的“伴当”（类似汉人的结拜兄弟）。在元宪宗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康里子山的祖父燕真被交付予护送忽必烈的妻室南徙的重要任务，而康里

一家也因为燕真之忠诚的家臣关系，成为元代皇室深为信任的一员。

康里巉巉的父亲康里不忽木，从小就追随着元朝汉儒许衡，于国子监就读，已经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建议，改革国子监，其中并设立“书学”一科，“专令晓习字画”，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的肯定，也表示了他已经认识到艺术与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忽木对儒家的崇敬，也显示在他清廉正直的一生，死时需靠元成宗赐银才能完成丧葬之事，足见风骨高洁，是如何地遵从儒家廉洁的思想。他们没有封邑，也没有食邑，与一般奢华的元蒙世族有相当大的差别。

这就是康里巉巉的家庭背景，其出身与家风透露出正直、忠诚，以及在蒙元王公中少见的耿介的儒家个性。他除了有本族的名字之外，也有汉人一般的字号——子山。

康里子山在二十六岁时便已经任秘书监承，五年后升任秘书太监，掌管历代图籍以供御览，是一个可以饱览宫中书画藏品以及与皇帝时有接触的职位。三十五岁（1329年）那一年，元文宗成立了奎章阁学士院，“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隔年，已经身为礼部尚书的康里子山不但兼群玉内司事，并兼经筵官，负责的正是“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以及书画鉴定。

康里子山除了作为朝臣之外，他善书的名声，也使得他在朝中负

责书碑、书额以及挑选书手的工作，当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下令编写《皇朝经世大典》时，康里负责的便是挑选善书的文学儒士，给以笔札，令其缮写。

正当他“讲诵帝侧裨益良多”的时候，元文宗，却在1333年过世，继位的元顺帝此时只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康里子山则担起了皇帝的老师，他苦口婆心的为顺帝讲经说儒，而顺帝欲以师礼对之，却又力辞不可，严守君臣本分，“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演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畅旨意而后已”。完全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汉儒个性。

在元文宗、元顺帝时期，汉人与儒家的治国思想使得冲突不断的蒙古人高压政治、聚敛贪婪的风气与中国士人的风流自尊之间得以有共存的余地，居于帝王的导师，康里更是贡献良多。

在南方的艺文活动以湖州为中心而不断扩展的同时，北方的书画重镇奎章阁却在元文宗去世时，面临了存废的危机。在与蒙古大臣的力争之间，元顺帝采纳了康里子山的主张，并做出了折衷的办法，他将“奎章阁”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使得元代宫廷的书画收藏能够延续四十年，直到元朝灭亡为止。这对于书



许衡画像（明万历《三才图绘》刻本）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人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元世祖即位后，曾主持国学，官至国子祭酒，拜中左丞，后以病辞归。许衡为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善讲学，虽武夫俗士听其言，亦能感悟。康里子山的父亲康里不忽木从小就追随他于国子监就读，深受影响。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使康里子山养成正直耿介的儒家个性，亦可说间接受到许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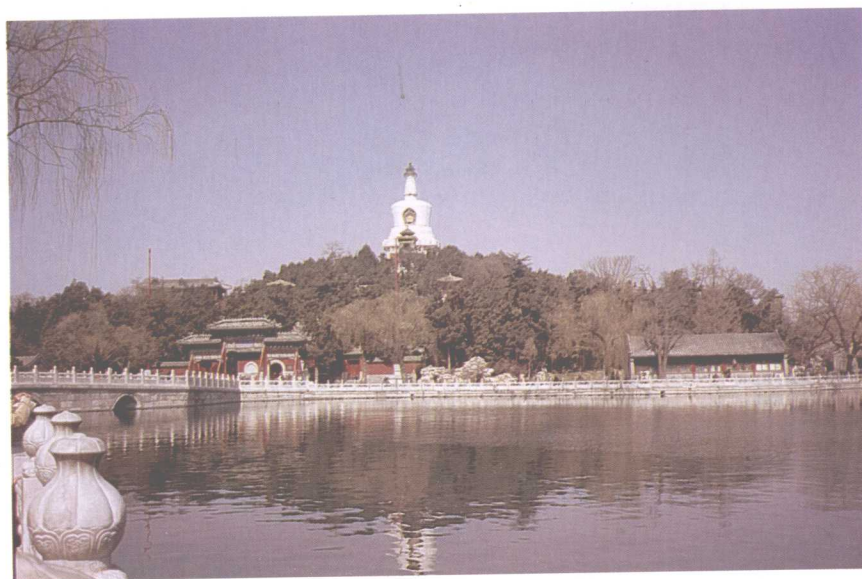
画作品的亡佚流散，保存与鉴定的工作，甚至于对明朝的书画发展，都具有相当的贡献。

康里子山的另一个贡献则是他对于元代的科举存废上的努力。元初首开科举是雅好艺文的元仁宗时期，此是招揽汉儒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顺帝继位不久，至元元年（1335年）又罢了科举，康里子山在至元六年（1340年）对顺帝进言：“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于是当年十二月，顺帝再度恢复了科举。

康里子山自幼便“袭宿卫”，出入禁宫，一直到承直郎、集贤待

制、秘书监、礼部尚书、经筵官、翰林学士承旨、晚年五十岁时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一年后被召回京，却在途中感染热疾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康里子山一生大多在大都任官，除上述的江浙一行之外，元史上曾另载有两度前往江南的纪录，一次是奉命往核泉州市舶司，一次是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但泉州之行并不见于正史，而卢慧纹教授则推定大约分别在1310年代后期与1328年左右。当前往江南行台御史时，赵孟頫、鲜于枢都已经谢世，到底江南之行，对于康里一生的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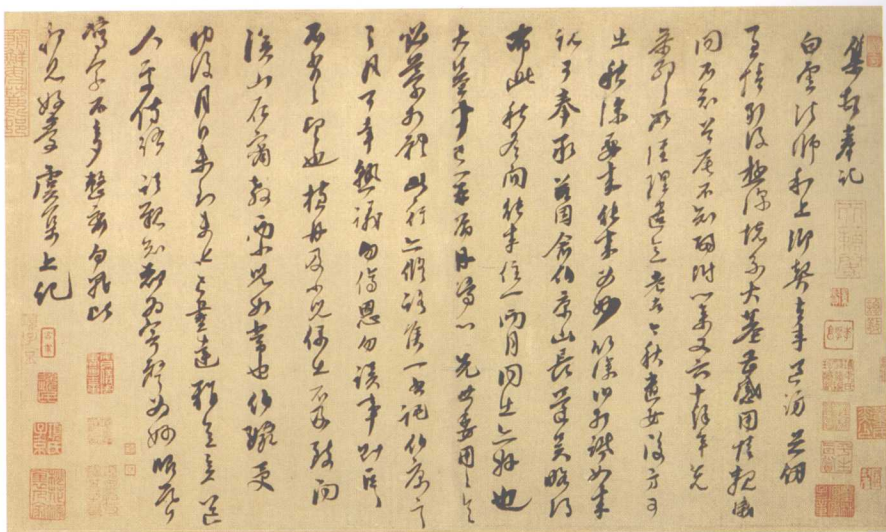


北京 北海公园之琼华岛（洪文庆摄）

北海公园位于紫禁城之西北，是中国现存帝王宫苑中，历史最为悠久、规模宏大的一处皇家苑囿。始建于金代，蒙元统治中国后，定都于大都（今北京），更加扩建，以万寿山（今称琼华岛）为中心，广建殿阁和亭台水榭，营造一座专为帝王游乐的禁苑。今岛上的白塔为清顺治初年为笼络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与藏族所建。康里子山一生为官多在大都，又曾为帝师，想必也曾陪过皇帝到此行走吧！

元 虞集《行书白云法师帖页》纸本
30.7厘米×51.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号邵庵，祖先为四川人，后徙居江西。曾官大都路儒学教授、秘书少监、奎章阁侍书学士，参与纂修《皇朝经世大典》。虞集是元初四大诗词家之一，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摹古功力深厚，劲健古雅，是元文宗宠爱的书家之一，曾帮助建立奎章阁。奎章阁在元顺帝时废止，康里巎巎时为帝师，^①在他的力争之下，又恢复奎章阁，但改名为“宣文阁”，功能相同。虞集与康里，虽然年龄差距颇大，但在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与促建奎章阁，推广书画艺术与保存的作用与努力上，则是一致的。



文有何重要影响，实难估计。康里曾经在至正四年（1344年）于杭州拜见了赵孟頫的《常清静经》，并留下跋语，他在江浙行省平章事的那一年，在杭州留下了许多的书匾。

解缙在《书学源流详说》一书中提到：“子山在南台（即江浙行省平章事之时）时，临川危太朴（危素）、饶介之得其传授。”但，明显地，明代初期宋克、沈璨等人流利而圆转的笔法，与元末江南的粗犷风格，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吴中文徵明所受到康里风格的

影响更是无须言喻。

康里五十岁时的江南之行，昔年旧识柯九思也已经过世，所以此行，子山似乎并没有留下太多与当时江南隐逸文人交流的纪录。但他“日书三万字”勤练而成的笔翰，形塑了他的强烈风格，穿透了历史时光，虽然明人多以复古的角度论之，如陶宗仪《书史会要》说：“巎巎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道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为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赵孟頫）后，便及公也”。何良俊《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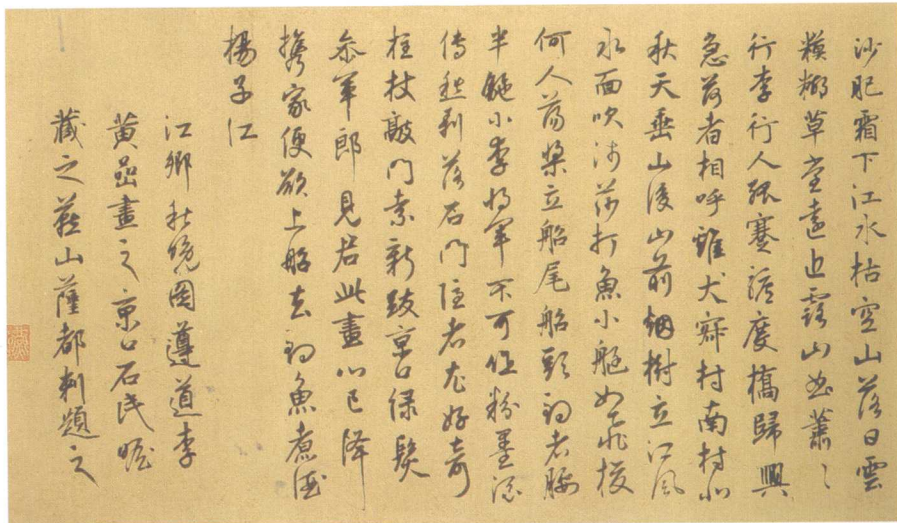
友斋丛说》则道：“子山书从大令来，旁得米南宫，神韵可爱”。

但他的书风在温文的赵孟頫重新诠释的二王系统外，以犀利而迅捷之风格，重新创造了章草的新风貌。这一点，江南杨维桢则在强调复古的脉络中，更加的丰富化了其放恣的神采。

康里子山，在父兄的熏陶中，毕生以儒者自居，对帝王，他是一位严谨的人师，对文物保存，他是一柱端庄肃重的栋梁，对书法，他则是一个直接穿透历史时光而发生影响的巨匠！

元 萨都刺《跋李士行江乡秋晚》
卷 纸本 31厘米×5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蒙古人入主中国，也带领大量的色目人进入中原，接受汉化，有些能诗能文，还擅书画，除本书的主角康里外，还有像鲜于枢、萨都刺、贯云石、余阙、高克恭、泰不华、伯颜不花等，都是著名的西域人，在诗文或书画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萨都刺（约1300~1350年），字天锡，别号直斋，回回人，泰定四年（1327年）及进士第，曾任京口（今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因此同江南文人往来频繁。此跋书法浑厚朴实，有北方民族的率真之气。可惜其书法之名不为诗名所掩。



《与彦中郎中札》

册页 纸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这件尺牍中称彦中为郎中，郎中乃是朝廷中书省下所属的官职，但从《谪龙说》的跋语资料中，大约可以推断这是传世中康里子山写给叶彦中最早的一封尺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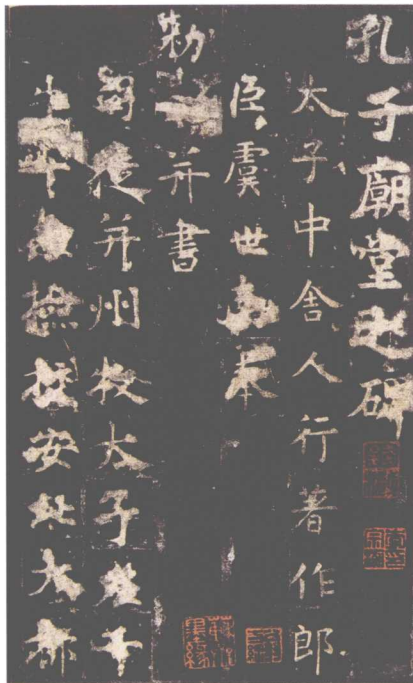
从尺牍的内容，可以看出康里此时离开大都两个月左右，而确切的年代并不清楚，从书风看来，很可能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一件康里子山的作品。

作品以较为端庄的行楷写成，略带有赵孟頫的风格。赵孟頫在大都时，其书名甚为崇高，影响力自然是极大的，僧人来复曾留下康里子山亲自受学于赵孟頫的言论，但由书风及赵孟頫停留大都的时间来看，似乎值得商榷，但康里子山早年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康里子山的撇捺略带有迟滞之意，如“彦”的撇，“令”的捺、“参会”等等，尤其是最后的“彦”字，更让人想到黄庭坚的笔意。

基本上康里的结字，是以晋唐人小楷的笔调进行，这与他正书从虞世南的说法一致，这种书风来源，也与赵孟頫相同。而康里子山却特别着力于笔端颖毫的勾勒，因而风格显得特别犀利，从他这件早年的书迹中便可看出。

中国的制笔业在元代有重大的变化，便是湖州的兼毫笔出现，这种特别适合书写甜美书风的笔类，似乎并没有在北方发生效力，从康里子山一生的作品来看，他几乎都是用尖锐刚健的毛笔，在提按间少用到笔腹，而以笔尖的运动较多，这可能也是造成康里子山与赵孟頫虽然书名相继并称，但书风却不同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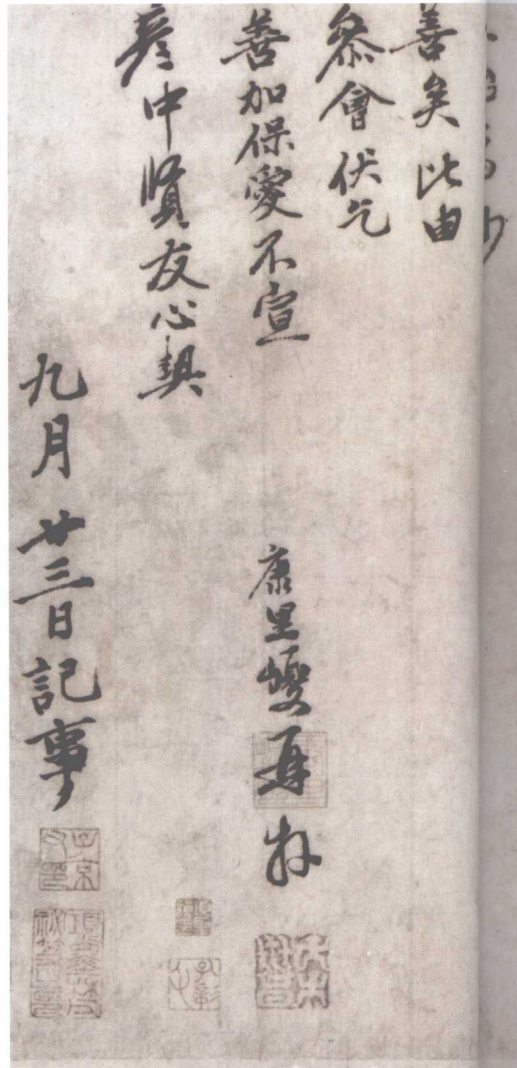
唐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626年 拓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孔子庙堂碑》是虞世南传世著名的楷书碑，其结字严谨，用笔温文儒雅，在初唐与欧阳询的坚毅风格互为瑜亮，转折不露锋芒，潇洒自若，有南朝贵公子之气息。



湖笔（张佳杰摄）

元代杭州一带，由于书画文人颇多，经过南宋兵乱之后，宋代歙县的笔工弟子逐渐在杭州一带重新汇集起来，湖笔就是这时候发展出来的新名品。传说赵孟頫最爱湖笔，由赵书的书风可知，湖笔应当属兼毫或软毫，因而写来笔笔温润晶莹，锋芒不露，而流利倜傥。



黄庭坚“笋”字与康里子山“彦”字的比较

黄庭坚“笋”字



康里子山“彦”字

康里懷損首

參中郎中吾兄心契相別兩月餘不勝渴

仰前知

參中到家未審

令尊康強否洎

台候復何如不肖托

在苟安如常不勝

記念石展事望於家兄處達知得與衡

一封記事囑之佳王公處

參中亦當與一封記事又庫中鈔望

參中於家兄處說得寬在冬間甚幸不肖

言得罪惟

吾兄不見責也如無用之辯不急之察願弁而

北宋 黃庭堅《苦筍賦冊》1099年 冊頁 紙本 31.7厘米×51.2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苦筍賦冊》是黃庭堅的小字行書手札佳作，黃山谷用筆中鋒，行來转折以頓挫為之，深得古人屋漏痕之妙，我們看“筍”字的捺筆與康里子山此札最后一行“彥”字的撇筆，似乎深得相同的意趣。

余酷嗜苦筍諫者至十人戲作苦筍賦其詞曰
饒道苦筍冠冕而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及
酸味溫潤穠密多啗而不厭人蓋苦而有味
如忠諫之可法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
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凜而後而避風
煙食者以之開道酒客為之流涎彼桂枝之
與夢亦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
食之動痼疾使人華而瘠予亦未嘗與之
下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君信退則君
下士信耳而不信日其頑不可簡李太白曰但
詩解中趣勿為醒者傳

《致彦中尺牋》

卷 纸本 30.8厘米×54.9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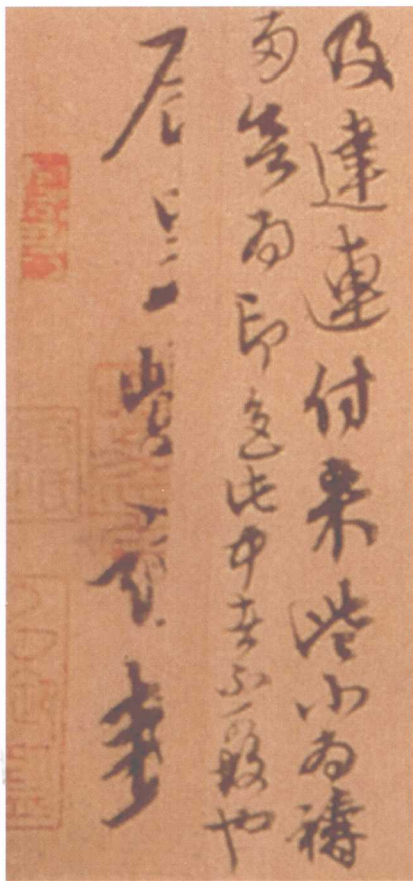
这件墨迹的抬头“彦中管贤友”中的“管”下有空字,《式古堂书画汇考》中则补上了“勾”字,则这件作品应该是叶彦中在任“江南行台架阁管勾”时,康里子山所写给他的信札。

康里子山书写给彦中的这件尺牋内容如家书一般,“请家兄使”四字,彦中似乎是升迁至京师的迹象,康里企盼彦中的来到,信中亦提到了康里丧女之痛,信后所附言“诸般杂色素笺及建连,附来些小为祷,银朱亦望惠数两,欲为印色,此中者不可故也”。尽管身居帝王之侧,康里的家境并不如其它蒙古王公贵族一般富裕,由此可见其清廉。

这件册页除了康里子山的字迹外,也留下了让我们理解古人信札的保存方式。我们看每隔两行便在第二三字间出现的墨晕,便知道这件尺牋不是折起来的便是卷起来的,因而外面沾染的水渍渗入的时候,才会有固定的距离。但他显然是卷起来的,因为墨渍的晕开由前往后渐渐变小,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卷在外面的纸先吸去了水分,而卷在里面的纸则因触碰到的水量较少,晕开的范围也就变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知道信必然是写完后由后往前卷。再看册页的最后也保存了信外的收信人以及寄信人的部分,然而,由于被截去的关系,这一定不是一个信封或笺条,应当是写完信札之后,卷起来再写在同一张纸的背面上的,最后加上封印(或者是火漆),而可能是为了保存卷首的完整性,因而只得割舍了康里子山的签名,细看之下,“康里巉谨封”的“巉谨”二字下还露出了“巉印”两个朱文篆印的半印。

这件册页的风格很容易让我们直接联想到赵孟頫的信札,而康里子山写来却不若赵孟頫那样悠然,他的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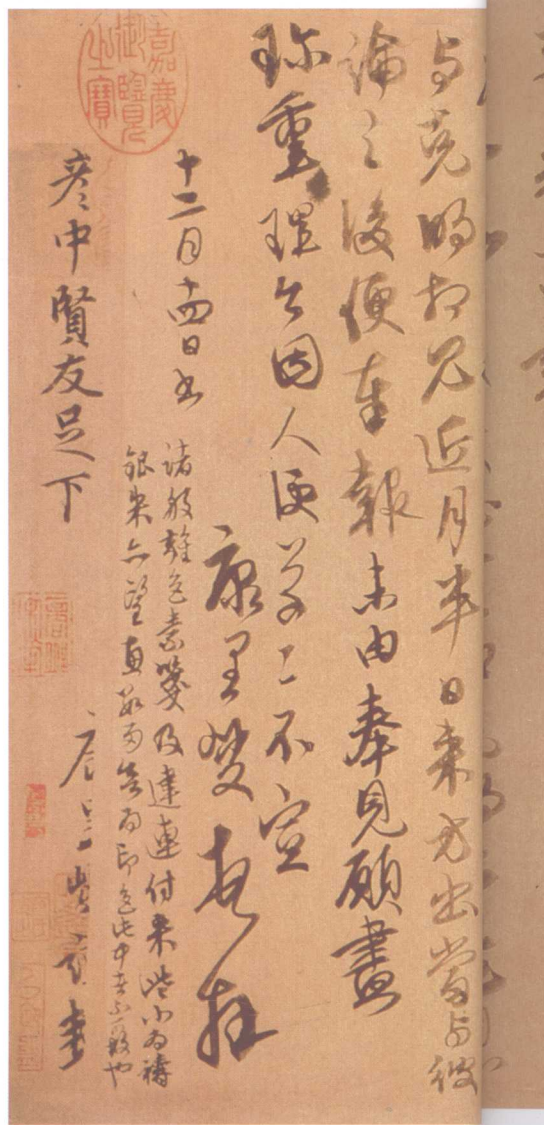
重变化更为剧烈,转折带有更多的折笔,似乎更有二王草书的意味,其中更掺杂了许多小草书的字法在其中,康里子山却不满足孙过庭《书谱》那种字字浑圆饱满的圆熟,看他“也”字突如其来仿佛钢架般简洁而方硬的结构,足见其艺术创作天分不容他循规蹈矩地步前人窠臼。



“巉印”局部

“巉印”局部与元代花押

元代的花押是印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族群,因为蒙古人大多不识文字,因而使用简单的字体加上图案作为印记使用,这是印章的实用功能,康里子山已深识书画,自不会使用这类的印记,他的印章仍以细朱文印为多,这是赵孟頫开创的风气。而半边“巉印”,则表示康里子山的签名被切割过。



元代花押

康里巎巎首再拜

中管 贤友之下十月十二日金

子振宣丈至

教字

遠懷之至中

不悔矣是下心然亦日有公

也於此之見

之六言于吾心亦至深不

性多馳感耳不知其意可

承至初不付下案極惜亦已

願此時清家先使相上在度

賢友之必意也此言必私望

早來不報

手書和南上
中峰和上書師侍者

弟子趙孟頫謹

弟子趙孟頫和南上

中峰和上書師侍者 孟頫之稱

位日五塵緣外歸未能南望

念以中來得

通語要謹謹上情

遠寄快達香極切

至意拜領感激難勝

報知

吾沙水渴我欲挽以中區

望之可留謹發其迴也相已

至名已同解女都已國僑

家一而五味一日祥

細何時南意於分勉情若

力之不宣 弟子趙孟頫和南上

中峰和上書沙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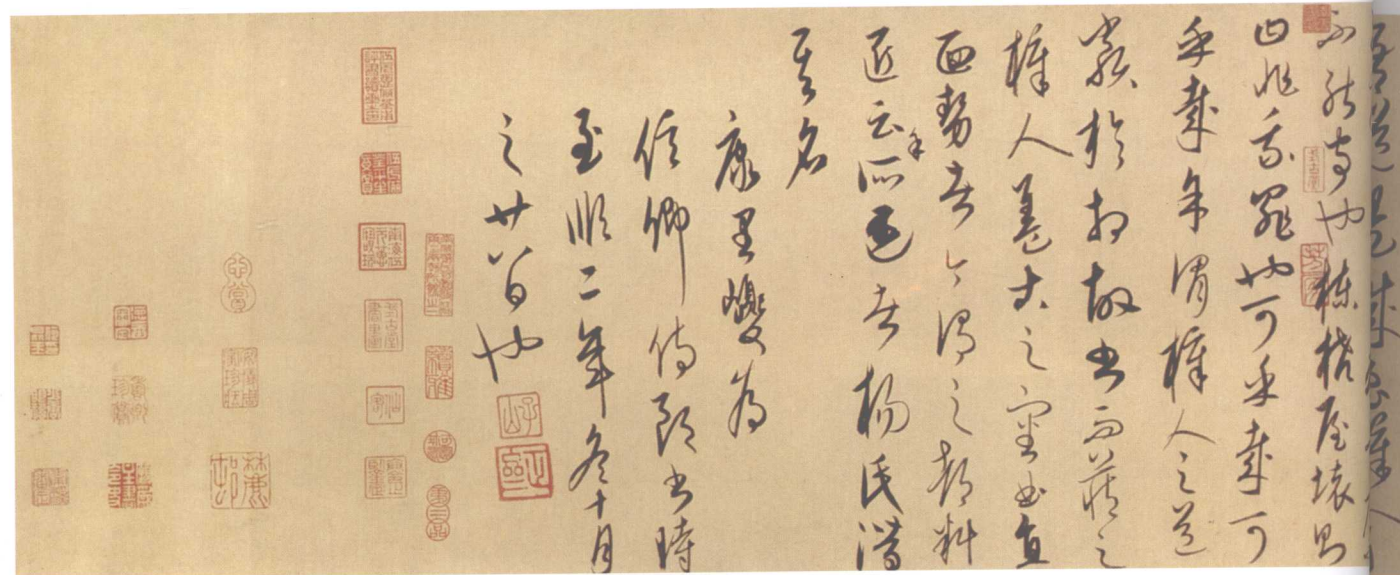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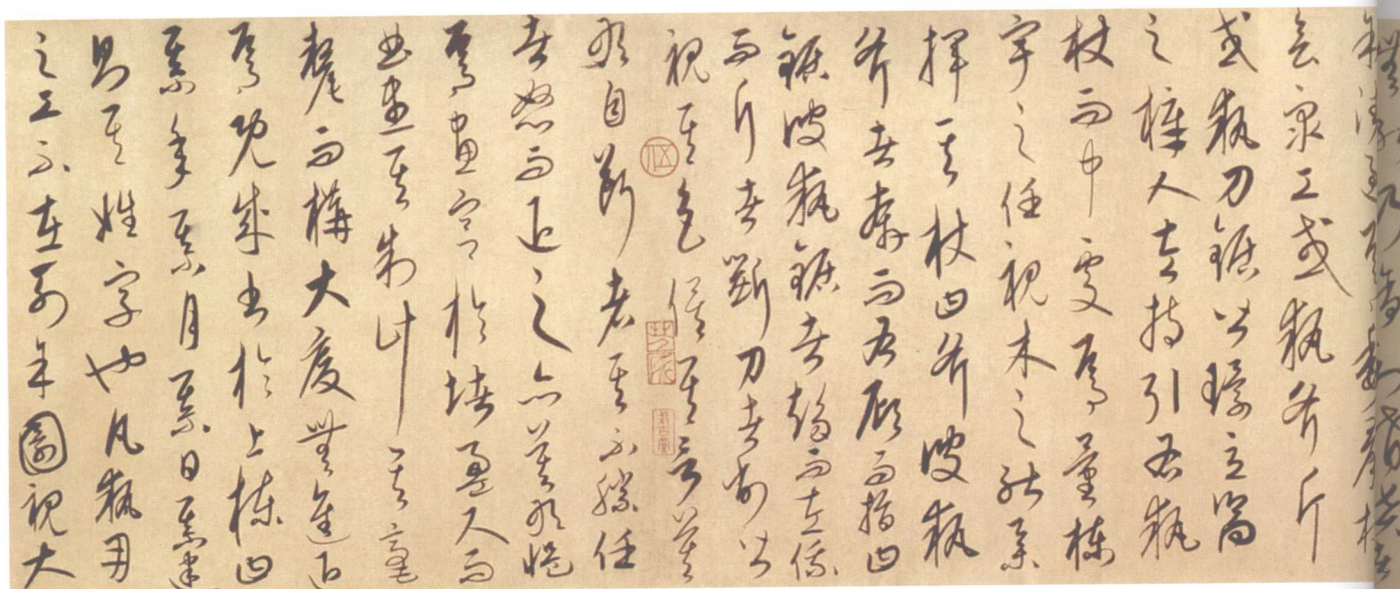
元 赵孟頫《致中峰明本札》行书 纸本 30.5 厘米×62.7 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的信札，目前传世也有相当的数量，他的信札，与他长篇的行书作品比起来要流利得多，但仍不失他字字稳重的特色，且行楷笔意为重，行草连书少作，康里此信与赵孟頫在形式上接近，但笔法结字上，已有自己的风格。

《行草书柳宗元梓人传》

1331年 卷 纸本 27.8厘米×281厘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藏



元史中记载：“侍经筵，日劝帝务学，帝辄就之习授……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演绎而言……若柳宗元梓人传、张商英七臣论，尤喜诵说。尝于经筵力陈商英所言七臣之状，左右错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贤，不复肆愠。”康里子山喜用《梓人传》，做为帝王的教材，教导帝王治国之道。

《梓人传》，是唐宋八大家柳

宗元的寓言佳作之一，“梓人”原意是以梓木为素材来制造乐器、饮器及射侯的木匠，在《梓人传》一文之中，却是领导众人督造大厦的木匠领班。柳宗元写此文以自叙的口吻，从一个木匠的工作来影射治国之方。康里子山必定也为了柳宗元文中殷殷企盼朝廷领导的制度而感动，因而引以为教材。

柳宗元初遇梓人的时候，梓人家中并不具备刀锯一类的工具，只

有墨绳标尺等测量器具，更夸张的是梓人连自己坏掉的床角也不会修，还领了比一般工匠高三倍的薪水，似乎是一个贪财而无能之人。但是，当柳宗元见到他督造京兆尹的官署时，看到梓人手持量具，指挥着拿刀锯的其它木匠，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依照他在墙上所画出来的蓝图，将大厦盖好，并在上梁时只书上的名字。

柳宗元才知道，这是一个舍弃

手艺，而致力于心智的工匠，“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是足以佐天子相天下法矣。”一国的存亡，县治群宰都是劳力者，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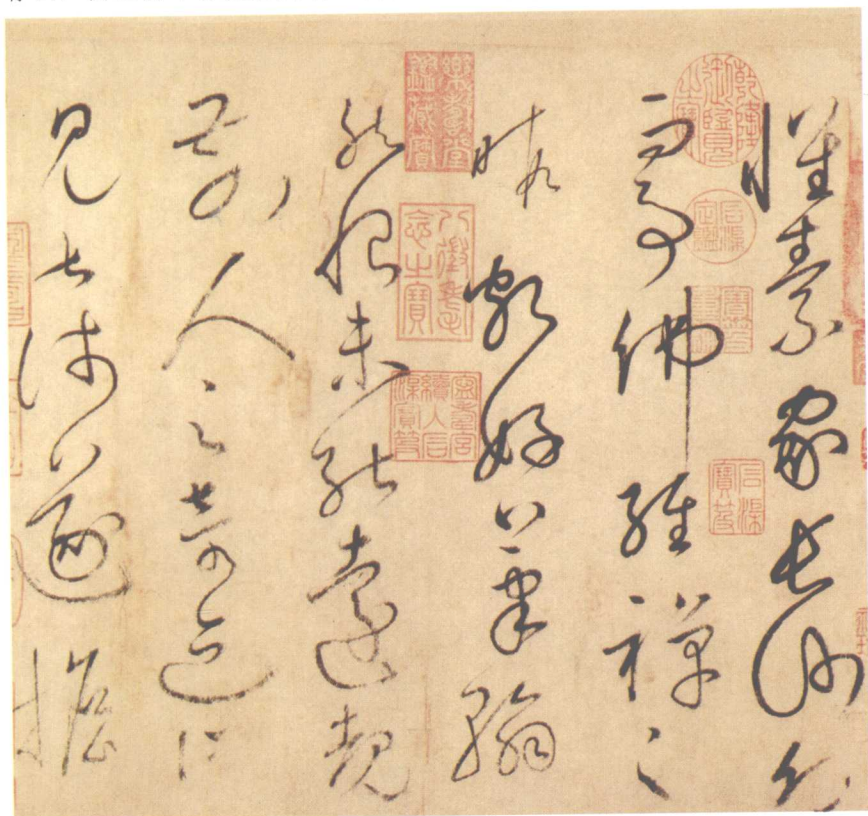
劳心者来领导，而存亡的责任，后世也只会记得亡国之君，奸国之佞的名字，因而这样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柳宗元前文说了宰相的重

要，后文却借着无名的人引了一个问题：“如果盖房子的人以自己的意思，要求工匠放弃世代相传的智能，最后就算盖出了不好的房子，那也不是工匠的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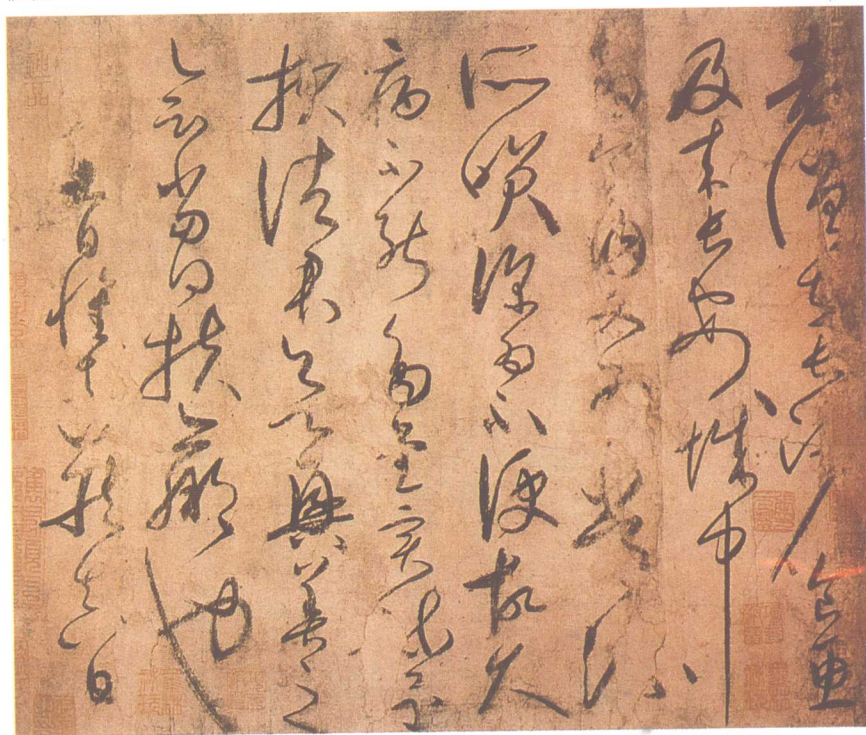
柳宗元自己答道：“如果工匠不能信任自己世代相传的智能，而屈于金钱权力等利益之下，硬是漠视绳墨所量出来的正确结果，那么这便是木匠的责任了，真正好的木匠应该要在这时候，坚守原则，离开这个岗位。”

柳宗元此文不但陈铺了治国之道，更强调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节操。

康里子山选择此文是有其特殊用意的，除了要提醒君王，朝廷里君臣各自岗位的重要性及任务不同之外，还要有阶层、工作的伦理，彼此服膺和尊重。康里子山所奉行的便是中国世代的儒家智能，似乎也暗示了他的耿介不屈。康里子山对于文宗以《梓人传》殷勤讲解，或许与他的哥哥康里回回有关；康里回回在元仁宗、英宗朝时以儒家思想与当朝的帖木迭儿相抗，虽然成为胜利的一方，但是元代中期由于帝王政权更迭频繁，胜利者也维持不了多久。元文宗于1328年得到了善战的燕铁木儿却不服，率军摧毁上都之师，但朔漠诸王却力持由和世（玉束）南还，元文宗于是派遣使节迎回。和世（玉束）作了一年的元明帝，即被元文宗毒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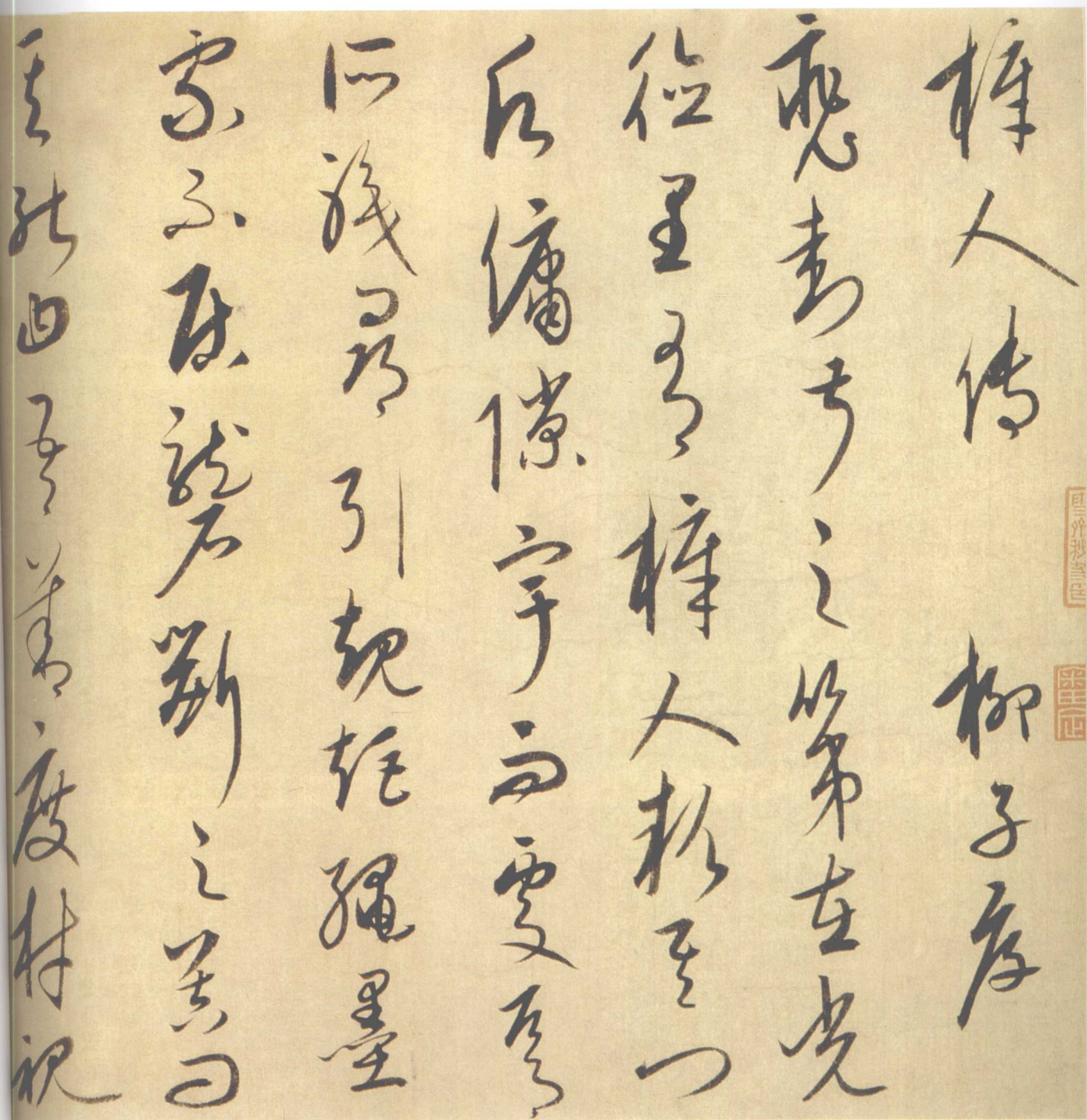
唐 怀素《自叙帖》局部 777年 卷 纸本 28.3厘米×75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 怀素《食鱼帖》 卷 纸本 29厘米×51.5厘米 原青岛市博物馆藏

左两图：怀素流传下来的诸帖，风格各有千秋，而《食鱼帖》和《自叙帖》与康里的气息最为接近，如“中”字的结字，入笔的流动感与撇捺的飘逸，在转折间康里强调了草书使转的圆弧，怀素《食鱼帖》虽然方折较多，但上下字的牵带行气，以及紧结的字型，都让人想到两者的牵连。

《自叙帖》字体较为饱满，也较狂放，是怀素的代表作。然而在卷首风格内敛之处，我们清楚的看到怀素以匀称的线调，以笔端带动线条，而不失千钧之力，流畅迅速，与康里子山的用笔方式相同。



《行草书柳宗元梓人传》局部

宗重新夺回政权，然康里回回却因此对文宗失去希望，从此隐居不出。

这件事对康里子山必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震撼，因而《梓人传》中所传达的意义，正是不善征

战的康里家族在朝廷中尽忠职守，并为汉元文化奋战的缩影。

康里子山此卷的字形以长形为主，与赵孟頫的王字系统风格迥异，颇类似唐代怀素的草书，又融合了米芾的飘逸，他入笔喜用侧

锋，飘逸自然，迅捷无方，运笔的动作在手腕的提按，而不在指尖的使转。在这么飞快的行草中，更明白的显示出他对于行草的用功，因而对草法字形的变换毫不迟疑，是他个人风格成熟的代表作。

《奉记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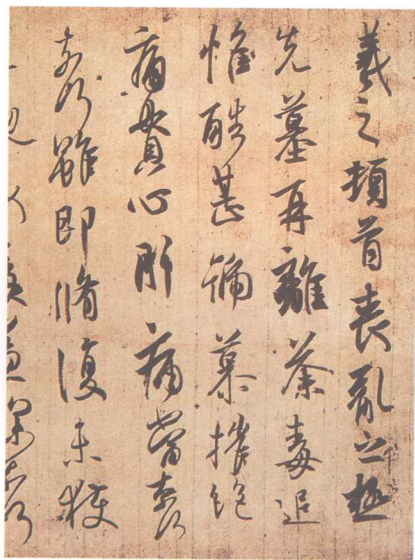
行草书 纸本 29.8厘米×55.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也是件书写给叶彦中的尺牍，尺牍中称彦中为州判，根据《停云馆法帖》的刊刻〈与彦中州判书〉，中有“面成恩私以为礼部第二尚书”之语，可以推断彦中担任地方州判的时间大约是在1329到1332年间。

从几件尺牍的内容看来，十四世纪的大都似乎文房具材不是十分的令人满意，台北故宫所藏的尺牍中，请彦中带来笺纸，而本札中，还请彦中托人找来香桌二件，并及海味，以饕口福，可见彦中必然也明白大都的情境，康里子山也才能说得出口，更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切。

在这件作品中康里子山写来特别闲雅，行气的摆动也较为飘逸，可以看出他重视使转，刻意在右方的笔画所下的力道，如“前”字的最后一笔，“来”字化捺笔为点笔，而这方圆并用，颇有王羲之《初月帖》、《丧乱帖》的风味，尤以后四行的流利，在中段自然的燥笔之后，这四行轻重的韵律似在不着意间，“寄下”、“味”、“故”的对比，不着痕迹，余字虽然不全是轻快迅速的笔调，但在这几个字的方圆轻重转折之间，却让观者自然地随着笔翰的游移呼吸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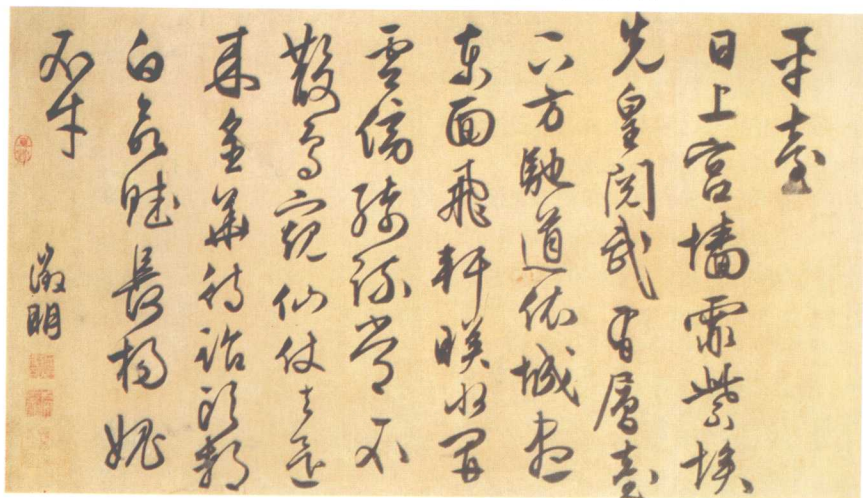
而在某些特别的用笔，我们更可以看见文徵明受到康里子山的影响，如“来”不用捺笔、“复”与“得”以三点水旁代替双人旁，而锋利的侧锋入笔和圆转的字形，往而不复，犹如庖丁解牛，无往而不自得。



东晋 王羲之《丧乱帖》局部 卷 纸本 28.7厘米×63厘米

日本宫内厅藏

《初月帖》与《丧乱帖》是王羲之目前留下来的摹本中，品质较好的作品，在狭长的行楷字型中，行气流动而透露着闲雅的风采，虽然是硬黄摹本，但仍可以清晰观察到以方为主的用笔，在提按间字与字虽然分离，但仍显露出微妙的衔接。



下图：明文徵明《七言律诗四首》局部 行草书 纸本

31.5厘米×222.7厘米 上海朵云轩藏

文徵明早年对康里子山的书风有相当的研究，在文家所摹刻的《停云馆帖》中亦收有康里子山写给彦中的信札，文徵明的笔调，虽然力求字字稳重，但其笔法结字，在锋利的笔毫运行间，实受康里子山影响极深。

雙耳聯奉祀



秀中州和贊友甄子者
花溪柳所寄來絨大
帖已領前所托名
付使人來甚幸更望
二香年其高尺餘一者欲凡
揭其一大者高博尺四
尺可也得堅實素木為
之妙

復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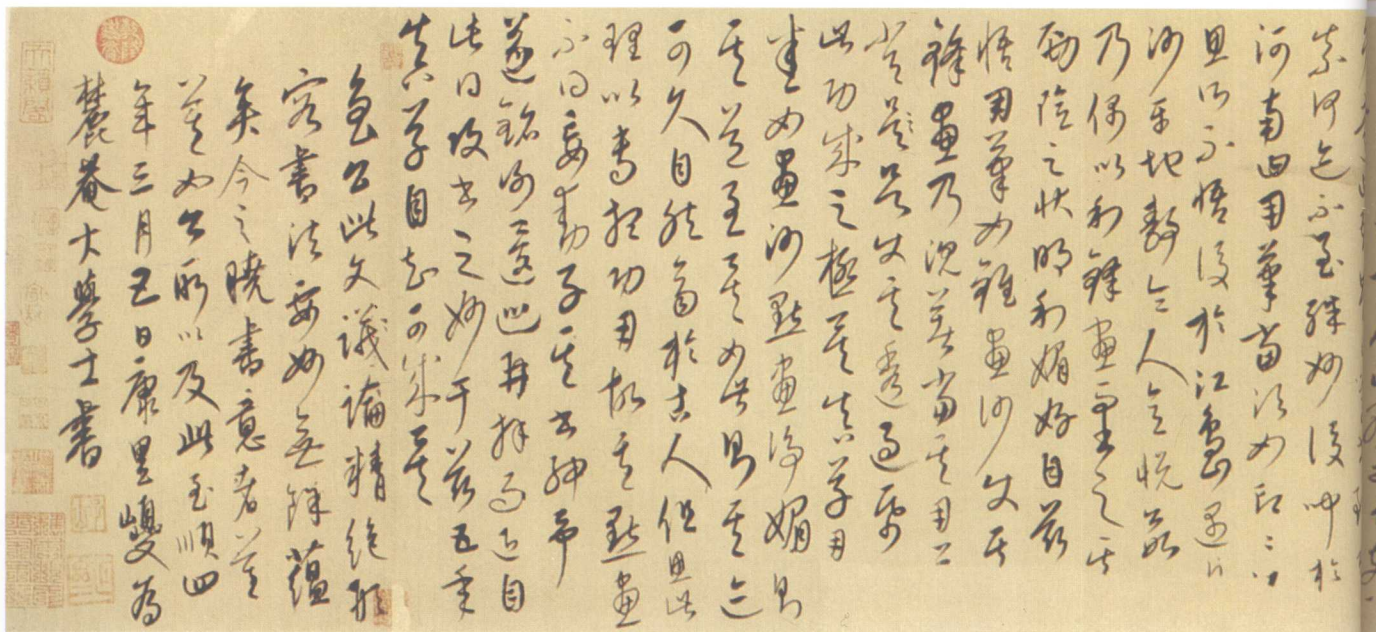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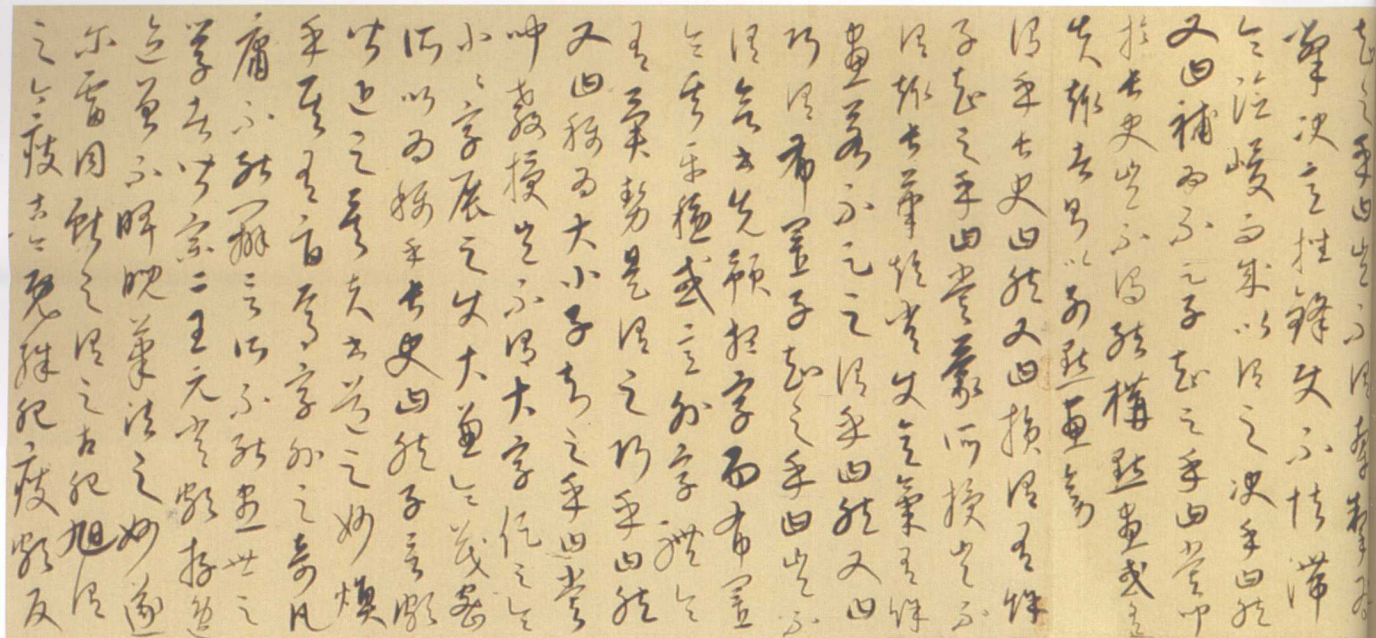
惠及諸樣海味為便

正月十二日山陰



之叔父王羲之書
以世人不知其書
之妙早以書月十六
日送書為全之願
之至以王羲之書
之妙早以書月十六
日送書為全之願
之至以王羲之書

东晋 王羲之《初月
帖》卷 纸本 26.2 厘米
×32.5 厘米 辽宁省博物
馆藏



《草书述张旭笔法记》

1333年 卷 纸本 35.8厘米×329.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卷的内容乃是传为颜真卿所撰《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是颜真卿向张旭请教笔法的对话，其内容含括用笔，章法，结字，意趣，并及钟、张、二王及唐人书语，虽然字数不若孙过庭的《书谱》，但内容精要，在书论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下于荆浩的《笔法记》。

本卷除了内容比现在流传的文本多了两百多字外，康里子山还特地全篇使用了小草书来抄写这一篇文章，书写此卷时，康里子山正在奎章阁，故受书者麓庵大学士可能

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知道康里不但负责帝师的工作，还曾为了《皇朝经世大典》，挑选善书的文学儒士，“给以笔札，令其缮写”。在京师的书学传授，康里子山虽然没有留下资料，但书名于朝的他，必然有其影响力和追随者。

除了内容之外，整卷的流畅感仍让我们直接的联想到孙过庭的《书谱》，这是件秘书监曾收藏过的珍贵墨迹，后来辗转流传到了南方鲜于枢的手上，而自幼在宫中行走的康里必然曾经目睹过，或者经

由其它的古人书迹受到感染，我们看到康里子山的书风如此飘逸，可见得他对于草法的熟悉，康里子山在书写此卷时，虽然锋芒颖露，但却中锋稳健，自然流畅，毫无抄写的断促气息，与《临十七帖》的风味完全不同。书写到了卷末段，他狭长的字型出现的频率变得较为频繁，字形的结构也不若卷前饱满，有如风雷之气，欲破纸飞去，许多风锐的笔画，更让人想起文徵明早年的行书。